

“小先生”，大文章

——读庞余亮散文集《小先生》

刘敬

8, 18, 28, 38。这样一组数字,祥瑞,吉庆,似一群顽皮的小精灵,乐此不疲地翔舞于我的脑海,让我感慨盈心,复又笑泪迸溅,而这一切,皆源于作家庞余亮的《小先生》。这本新近荣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就像蛰伏于岁月深处的文字惊雷,在我这个从教近28载的乡村教师心头蓦然轰响,并于第3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情不自禁地陷溺于18岁那年初读刘醒龙中篇小说《凤凰琴》时的那种震撼又感动、悲郁又欣慰的繁芜情境中,一时忘了今夕何夕……

请原谅我这般强聒不舍,一切都是《小先生》太精彩“惹的祸”呀!《挤暖阳》《一朵急脾气的粉笔花》《沿着草垛往下滑》《卷了角的作业本睡了》《丝瓜做操》……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的我一篇篇、一页页、一句句地读下来,真是哭哭尽随文意,悲喜难以自禁——熟悉的场景,鲜活的记忆,浓郁的乡情,字里行间是满满的“心有灵犀”,满

满的感同身受,满满的牵念挂怀,以致自己刚化身那个挤暖阳和挤暖了衣服却挤出快乐乐的“傻小子”,转瞬又成了那个从斜生在河面上的树枝上往下跳的光屁股“小泥鳅”;这会儿还是边在煤油灯下改作业边于煤油灯罩上方吊起铝饭盒煮鸡蛋的小先生,那会儿又摇身变为可以就地取材展现厨艺的黑脸总务主任……

庞余亮坦言:“孩子们就是我的‘靠山’。这‘靠山’是世界上最令人放心,也是最安全的‘靠山’。是孩子们的信任和期待,拯救了我,让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先生’。”全书6辑作品,近90篇文章,皆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乡村教师的视角来观察,来体验,来定格,将偏远村校那花草遍地、鸟雀竞飞、单调又纯粹、寂静而优美的自然环境,那一届届、一群群、一个个淳朴又可爱、顽皮又勤劳的农家孩子的喜怒哀乐、嗔悲忧惧等给精心描绘了出来,还有那苦

中作乐且事操心的老校长,那望子成龙又“拔苗助长”的孙先生,那善抓纪律却忙于农活的老先生,以及那些期盼孩子能够“吃字”,对先生们尊敬有加的、热情厚道的乡亲们等,共同撑起乡村教育与四季生活的一片天。当然,清澈纯真而又古灵精怪的孩子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亦恰是这些“靠山”,给了“小先生”不绝的灵感、向善的力量与永生的希望。

尤其可贵的是,作家并不回避苦难、沉重、酸楚与泪水,更没有把乡村生活粉饰为田园赞歌,诸如少数孩子的因贫辍学,或因狗咬、溺水而早早夭亡;学校上级名目繁多、徒有形式的检查;民办教师在“转正大战”中的满腹委屈与无奈;家长因交不起学费,给学校送来近三千斤冬瓜相抵……然而,这些只是短暂闪现在乡村上空的阴影,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新时代的清风已将它们吹刮成蒙尘的记忆碎片,并让人们在擦去泪水、告别伤痛之

后,更加执著而坚定地前行。

统观全书,作家更多的时候是以一颗未泯的童心、从爱出发的师心与对教育的热心,去敏锐地感知,去巧妙地发掘,去积极地探寻,并以诗灵动的语言加以呈现:“细声细语的学生们在晃动小小的头颅,多像是一群细声细语的稻子,我的目光像一阵风,风掠过稻子,稻子们立即安静下来。”“我幸福地嗅着,我的眼中不是一群学生在低头考试,而是一群苹果在这初夜的枝头上静静地芬芳。”……类似的句段如雨后春笋,俯拾即是,在读者心头久久漾着清甜的涟漪。还有那黑板上的游动光斑,那奔跑的“金兔子”,那长在树上的名字,那光腚子的老师……我们读到的,是惊喜,是童趣,是脉脉温情,是暖暖爱意,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陪伴守护——多么美好呀!花儿与少年,相看两明媚;先生与乡亲,都有一颗透亮的心……



短短两个世纪,世界就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在这个靠前便利、高速发展的消费时代,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本书从18、19世纪商品经济发轫的欧洲入手,展现了消费主义、商业文化诞生和发展,并成为现代生活中心的过程,揭示了世界向消费社会的转变和商人权力的急剧上升,是如何将我们制造成“消费者”的。

《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法)安东尼·加卢佐/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版)

商店陈设的技巧

19世纪末,许多市民跟随着广告的指导蜂拥而至,在百货商店这个“消费圣地”流连忘返。即使是那些不看广告也不想购物的人群,也没能逃脱商业王国的吸引。人们即使只是散散步,也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商店的橱窗,而橱窗里的陈设如有魔力一般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就这样,“上钩”的人们跨过了商店的门槛,进入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商品乐园。当时,一家百货商店老板曾这样比喻:“陈设布局要让进入商店的顾客有麦加朝圣的感觉。”在商店的陈列中,商品自然是占最高比例的部分。爱弥尔·左拉在他的小说《妇女乐园》中这样介绍“革新派的陈列家”慕雷的杰作:“他喜欢把东西弄得零乱,仿佛是偶然从拥挤不下的架子上掉下来的,他要它们闪耀出最炽烈的色彩,互相辉映。叫顾客出了店门,眼睛必须酸痛。”

于是,在百货商店里,人们可以同时看到最常见的日用品和最稀奇的外来货物。无论是衣服、肥皂,还是华丽的织物、咖啡、热带花卉甚至鸟儿,都可能陈列在一起。商店的建筑风格华丽至极,到处是立柱、雕像、烛台、圆顶、大理石、阳台和贵重的木家具,再配备上高端的天鹅绒装饰的电梯、通风和照明设备,给人一种豪华的感觉,使顾客目眩神迷,尽管这种奢华可能是虚假的。在物以稀为贵的环境下,百货商店却用如此繁多的商品来彰显富足。陈设看似杂乱,但也有其秩序。那些不按规定摆放的商品是故意那样陈设的,为的是吸引眼球,吊起人们的胃口。“天差地别的商品放在一起,却达到了相辅相成的功效,让顾客买了一件的同时又看上了另一件。”

除此之外,百货商店里的商品陈列位置还常常改变,可能一件东西今天在这个货架上、明天又在那个货架上。一些百货商店会把最受欢迎的产品放在比较难找的地方,以吸引顾客探索。每过一段时间,货架就会重新布置一遍,造成一种刻意为之的混乱,让顾客多花费一些时间来搜寻商品,这样他们一不小心就会有新的发现。顾客逛的时间多了,也就有可能买得更多。人们久久地沉浸在这场“寻宝”活动里,就像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笔下所写的那样,人们心中激起了“美妙的垂涎”,无穷无尽地购物,即使买下了想要的东西,也只是暂时平息了欲望之火,很快另一件宝贝又会出现在眼前。回家以后人们还是无法抑制再次回到商店的欲望。

在这种环境下,商品成为人们幻想、赞叹和渴望的对象,那些看起来很抢手的

东西,给人一种明天就会售空或下架的感觉,人们迅速沉迷于此,欲罢不能,不惜斥巨款,以满足无法控制的购买欲。而矛盾的是,商品既带给人稀缺感,又带给人富足感。商品总在推陈出新,似乎取之不尽。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新商品,店家只是通过不断打乱货架陈设,表现出常有更新的样子,以这种富有动态的表象,使消费的节奏更快一些。百货商店实际上解除了消费者和商品之间商人的实际上的中介角色。在这里,商品再无须中间人,它们自己就能把自己卖出去。

此外,建筑和装修技术也有助于加强消费者与商品的联结。对百货商店来说,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最重要的是空间要大,要营造更舒适的购物环境。铁、钢、混凝土方便了大型建筑物的建造,大面积的玻璃板设计让建筑物外观更豪华丽气派。同时,玻璃材料对商品陈设来说也尤为有用,它可以让人们看到栩栩如生商品,又可将商品保护在受控范围内。商家还会在店里设置巨大的镜子,给人以商品繁多、空间极大的感觉。

百货商店这一座虚幻而繁华的宫殿,为了让顾客沉浸在对奇迹的惊叹中,把商品背后的烦琐生产过程掩盖了起来。在这出华丽戏剧的背后,有许多顾客从未见过的“隐形员工”,比如会计和仓库员工,他们会在消费者看不到的楼层里办公。这种设置也是为了满足拜物心理,把商品和其产地、生产者、工艺技术、所需劳动时间分离开,让商品成为一种神奇而独立存在的宝贝。

于是,在百货商店这个拜物主义极盛的地方,商品和劳动被割裂开来,造成了消费者的幻觉。豪华的大理石、地毯、家具都是背后的布景,衬托着商品的精美,让顾客沉浸在贵族般的氛围中。在这种氛围下,一些并没有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商品也被赋予了极大的符号价值,仿佛购买它们就是获得了奢华,逃离了平庸。百货商店用感性的方式赋予了商品神秘感和力量,如果没有这种氛围的营造,这一切就不复存在了。商品就这样被乔装成奢华的代言物,拨动了顾客的心弦,也拔高了其交换价值。

(选自《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

遇见好书

好书分享 请您推荐

书香书影

近日,在南通川区学田街道商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的“跟着节气去阅读之白露”直播阅读活动,吸引了线上13.88万余人次观看。“跟着节气去阅读”是崇川区全民阅读办推出的读书直播系列活动,今年已举办13场,退休教师、街道工作者、书吧创始人、企业职工等不同领域的阅读推广人做客直播间,得到了观众的一致点赞。

刘昭辉 俞佳琳 摄



文人的“半”字哲学

袁跃兴

文学家屠隆《娑罗馆清言》说:“楼前桐叶,散为一院清阴;枕上鸟声,唤起半窗红日”。这个“半”字,实在是体现了主人鲜活的艺术思维和审美意识。在传统的中国文人中,也是常常以这样的“半”的视角,去观照社会世情风俗、人生百态的。

“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做尽,莫扯满篷风,常留转身地,弓太满则折,月太满则亏。”“人世间的境遇何常?进一步想,终无尽时;退一步想,自有余乐。《道德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称为长久。’”这种人生经验,即所谓凡事当留有余地。邵康节先生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最是养身出世之妙法。”这种人生况味,你可以说它有看破红尘之感,甚或有那么一点点世故,但是,这却不失

为人生的一种策略艺术,一种处世方式,一种生存智慧。

“半”的生存哲学,在中国传统文人那里,成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行为方式。林语堂、李敖,在他们的文中都曾引用过清代李密庵的《半字歌》:“看破浮生过半,半字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展展……”对待人生,李密庵采取的都是“半”字哲学的态度和方式。这赢得了林语堂先生的高度的赞赏,“这总是最优越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最近人情的”。

林语堂所主张的人生的“半半哲学”,可以说是他最为向往的生活了。这从传统文化的层面说,林语堂的“半半哲学”,实则是调和了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一种中庸生活。我以为,林语堂是为自己,当然也是为那些

苦苦寻找人生幸福或者人生归宿的人,在理想和现实、尘世和天堂,这些常人常常感到矛盾和困惑之间,找出了一条最为实际、恰当、平衡的生活出路。这就是,“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锦瑟也会弹奏,可不是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艺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我相信,这是林语堂的庸常而个性的生活写照。我也相信,处于这样一种生活中的人,一定会减少了些虚无缥缈的目标不能实现的痛苦,从而获得快

乐、幸福、自由的人生。

“半”字哲学,虽然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倡导,但我以为,它的本质精髓就在于它对欲望合理性的控制,而现代人之所以生活问题多多,没有处理好泛滥的欲望,是一个关键。人生最大的痛苦,莫如说是欲求的痛苦;可以说,人生如果没有欲求,就没有生命,就没有希望,但是,并非你曾希望得到的,就一定能够如愿以偿;展开了理想的翅膀,就可以一定顺利地抵达你所期望的目标。何况还有那些非分之想,脱离现实之念呢?既然如此,选择一个合适的态度,或者行为方式——以这样一个“半”的角度、方式——切入生活,进入现实,或许能够真正与生活达到某种默契,求得在现实中一个恰当、合理的位置。

纸书皮上小花开

张晓飞

秋风梳红高粱穗子的时候,母亲把攒着的旧挂历整齐光亮地摊平在炕上,支起小写字桌,开始帮我包书皮。

面粉掺水加热搅拌和成的糨子一年只出两回,一次是春节贴对联,另一次是每年秋季开学时,让我感到包书皮是等同于贴春联的一件大事。

母亲不喜欢那种印有香车美女的挂历,她的挂历上是色彩缤纷的田野,抖开铺展在炕头的刹那间,仿佛把门外整个秋天搬进屋里抱在了怀里。

我家是紧挨着村里碾场的第一户,窗外天高云淡,粮柴如山,木墩高扬,人语声声。母亲躬身在小桌前,宁静恬淡,手中默默地忙活着。她摸起一张质感光滑、硬度适中、大小合适的挂历纸,先对折裁开,接着拿起裁好的一半再对折,盖在新发的课本上,沿着书的边缘折叠,到了书脊两边,小心翼翼撕下

一点缺口,把最后的一点封进书皮里。

母亲平日干活就格外细致精心,包书皮也不例外——我以为完工的时候,她沿着四个角又折起来,叠成三角形,这便比一般的纸书皮分外结实坚固。这是母亲独有的本领,我反正是笨手笨脚怎么都看不会、学不来。

母亲开始收起浆糊的时候,挂历上雄伟的山川、五颜六色的小花都挤进了我新课本的封面。久雨初晴的夜空,洁净清爽,荡漾着满天星星。我一笔一画写上科目和姓名,小心翼翼地摩挲着,入梦都是甜的。再到期末假日时,我的书本还保留着微凉澄澈的秋天,一如母亲的陪伴。

我明白,母亲的细致,透着对书本的敬意。从选材上来说,她从不用报纸和塑料——没有挂历纸所具备的硬度风骨。书的四角处包成的硬三角,在我心

里更是一件艺术品。母亲的细致,也透着对知识的敬意,她会根据科目和内容留心选择恰好对应的图片。

母亲的细致深深影响着我对学习的态度,她的纸书皮有一种对怀抱里孩子一般的疼爱,有一种对大地上庄稼一般的呵护,一年又一年陪伴着我,走过村小学、镇初中、县高中,直到我考上大学。

那也是一个雁阵在天空排成“人”形的微凉秋天,我踏上火车南下求学。那一日背起行囊,我想起儿时书本里说:“孩子如果已经长大,就得告别妈妈,四海为家。”那是二年级课本上的《蒲公英妈妈有办法》,母亲选的纸书皮上,湛蓝的天空下,金色大地上一簇簇圆顶的白色蒲公英随风起飞。我别过头去,接着上学。

如今,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将书皮的四角折叠成立体三角形。我不仅给孩子的新书包纸

书皮,还会把买来的新书也包上纸书皮。每当站在书架前,望着散发着油墨香、包着纸书皮的新书整整齐齐地立着,我的心中都会渐渐温柔起来。在醉人的书香里,我走进广袤的大地,走进乡村的深处,走进母亲的怀抱,像一条鱼逃离鱼塘,奔向大海般自在。

育我菁莪人未远。不管时空怎么变换,世界怎么改变,母亲在秋日里包纸书皮的温暖记忆都不会褪色,散发着淡淡油墨的清香,使我永沐那份深爱。

在我心里,小小的纸书皮早已不是一张简单的纸,传承的是母亲对土地和知识的敬重。我读书写字,记录人世间的欢喜悲歌、父老乡亲的平凡质朴,喜欢把文字与农人农具风土手艺深情勾连在一起,愿在这丰润的大地上,也站成一株朴实的庄稼——像麦苗,像稻禾,像一颗碧绿的蔬菜,或是金黄色的玉米。